

去 洞 庭

郑小驴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去洞庭

郑小驴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去洞庭 / 郑小驴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302-1891-4

I. ①去…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0332 号

去洞庭
QU DONGTING
郑小驴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91-4
定 价 4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北归 1

车祸 12

去洞庭的途中（一） 18

北京 29

重逢 42

去洞庭的途中（二） 53

艳照 63

野心时代 68

流放地 76

鸚鵡 84

相亲 88

盐井 97

铁钉
221

瓶中船
226

后记
229

幻象
185

受戮
191

雨中僧侣
199

小说家
206

坏人
211

女粉丝
149

父亲
152

报复
161

旅行
169

咸阳
177

游行
104

贵人
115

幻想症
127

万圣节
133

骨骼
139

北归

哆嗦着抽完一根烟，天色暗沉了下来。远处婆娑的椰树和王棕逐渐模糊，化为道道剪影。暮色浓稠，最后一抹夕晖被大地没收，世界又回归了让他感到安全的黑色。汗水顺着脸颊滚落，他下意识地擦了一把，闻到一股浓稠的血腥味道。他断定不是他的血。不是他的，反而更使他慌张。

窗外渐起凉风，宣告闷热快退场了。自踏入此地的第一天起，他便无比厌恶这座海滨城市烈日灼人的白天。烈日当空，炙烤万物，追得人无处藏身。直到傍晚海风上岸，穿透条条街巷，吹得小叶榕簌簌作响，卷走热浪，空气才稍有凉意。咸湿的海风中，带点腥味，闻起来更像血的味道。

他的衣服全给汗浸湿了，紧贴着背，黏糊糊的。他想去洗

手间，将身上冲洗干净。起身的时候，却感到一阵困乏。刚才的争持，颇费了他一番力气。

半小时前，她听出他的口音，两人聊天，竟然是老乡。她的声音悦耳，和电话里完全不同。听你口音，是湖南人？是的，他说。你进来吧。她用力招了招手，他照着办了。湖南哪儿的？她又追问了一句。岳阳，他说。不要告诉我，你是华容的吧？他惊讶了一声，你也是华容的？她望着他吃吃地笑，你猜？

她穿着宽松的吊带衫，身材惹眼，眼眸黑亮，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他说不清是喜欢她那口白牙，还是衍生出来的笑窝。你看上去很小的。他嗯了声。过年回家吗？过两天就回的，他说。喝点水吗？他摇了摇头。她还是倒了一杯水，递给他。她靠着墙，右手的食指挽着发丝，一圈一圈地在指尖缠绕，湿漉漉的目光落在身上，让他莫名地涨红了脸。

她的行李早就收拾停当了，靠墙摆放着。一只 32L 的拉杆箱，两箱包扎好的热带水果。他上门的任务，是将其中一箱帮她寄往东北。他环顾一圈，单身公寓，装饰简洁、整齐。茶几上摆着手提包、标致车钥匙、新款的 iPhone 手机。独居，多金，热情的女人……他恍惚了片刻。在她俯身拾起掉落地上的快递单的刹那，他的目光不经意间窥视到了什么，心顿时猛地一沉。她似乎也意识到什么，起身的时候，有意将衣领往上提了提，避开了他的目光。空气中燃烧着某种热烈的情绪。他感到口干舌燥，将茶几上

的水一饮而尽。这时，他感到一阵更为强烈的干渴，连耳朵根都烧红了。她刚才那个下意识的动作，在他看来，更像是某种指示，或者默许。如同磁石的吸引，他情不自禁地将手伸了过去。你干吗呢？他听见一声惊讶。她用力甩开他的手。他感到脸颊一阵发烫，像着了火一般。目光却并未退缩，依旧盯着她。对峙中，她的脸飞快涌上一抹红晕。那抹暧昧的红，无形中激起了他更大的探求欲。他感到身体的某个器官在一脚脚地轰油门。

她劲大，性格也比想象的执拗。他费了老大的工夫，才将她摁倒。被压在身下的女人并没屈服，目光近乎凌厉，死死地瞪着他，和他料想的完全不同。他差点犹豫。好不容易腾出一只手，想解她衣服，此举激起她强烈的反抗欲。他刚掐住她的脖子，她的手就拼命伸过来，要抓他的面门。他尽量将手伸长些，加大劲道。她像个溺水的人，双手在空中胡乱抓着，终于让她抓到了沙发背后一只陶瓷储钱罐——一头粉红色的猪。她用储钱罐往他头上狠狠地敲了两下。痛感使他恼怒，他劈手夺过，报复似的朝她头上砸去。哗啦一声，她像棵摇钱树，头上撒落无数枚活泼乱跳的钢镚。她愣了下，惊愕地望着他，终于不动了。血慢慢溢出她的头发，沿着额头往下流。他吃惊自己的举动，烫手似的丢了储钱罐。时间死去几秒钟，静得可怕。他一把撕掉她的吊带衫，笨手笨脚地解开胸罩。她的胸雪白温热，如刚舂完的糍粑。

事毕，他有些后悔。一张瓷器般的脸，被他的鲁莽给毁了。

殷红的鲜血沿着她的脸颊蜿蜒而下，像蠕动的蚯蚓。看起来甚是惊悚。女人蜷曲在沙发上，一只手搭着地板，脸冲着他，微张着嘴，一直盯着他。钩子似的盯着。目光中夹杂着幽怨、愤怒、不解，恨不得在他身上戳出几个透明窟窿。他生了怯意，不敢再看她一眼。

强烈的虚空感袭来，他颓然觉得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活着的亵渎。一刻钟前具体发生了什么，记忆一片空白，酿成的恶果却已赫然在目。如果时间能够倒流，他情愿不惜一切代价抹去刚才的那一幕。他抱着脑袋，陷入无尽的懊恼。想脑子一定是短路了。若不是，怎能干出这事？那一刻，他脑海里全是父亲的音容。你怎么是这种人？父亲失望的目光让他无地自容。

他终究忍不住朝她望去。女人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动作，死一样平静。

他去了趟洗手间，挤了沐浴露，将手上的血迹清洗干净。卫生间里飘溢着一股丁香的味，和在她身上闻到的一样。镜子里映照着一张黝黑的脸，越看越让他觉得恶心作呕。

出来的时候，她似乎恢复了些力气，垂地的手指头弹了弹，紧接着胳膊也动了。他听见她呻吟了一下，吃力地靠着沙发坐起来。

你赶紧走吧。她无力地朝他挥了挥手。一脸沮丧。

他戳在那儿一动不动。

你走吧，我不报警。她又说道。

他仍然没动。他才不会相信她说的。只要迈出这扇门，她就会报警。快到年底了，他可不想在牢里吃年夜饭。

茶几上的手机响了。

他抢先一步，夺过来。是条微信。他问解锁密码是什么，她很配合地告诉了他。你想拿什么就拿吧，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不要再伤害我。他没哼声。微信是一个叫小Z的人发来的，问她收拾好没，明天清早按照原计划见。他顺便浏览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刚加不久，大概是同乡，相约一起开车回家。他给她看一眼，仿佛征求她的意见。她说，你回复说我明天有事走不了，让他先走吧。他想了想，发了过去。那边发来一个茫然和惊讶的表情。他没再搭理，关了手机，装进自己兜里。

她央求他去拿条毛巾，她要擦擦脸上的血。他犹豫了一下，飞奔去了洗手间，扯回一条毛巾递给她。血污擦净，看起来顺眼多了。我绝对不会报警。她再次保证说。这些东西，你要看得上的，都拿走吧，真的，我不在乎。他从钱包里翻出两张卡，问她银行卡密码多少。她果然爽快地告诉了他。骗我我会杀了你。他警告说。她冷笑，卡里一共加起来还不到四万块，你犯不着为了这点钱灭口，杀了人，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要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她毕竟年长几岁，比起刚才的反抗更具威力。他掏出香烟，点了，思绪纷乱，思忖如何收场。你今年多大？他沉默着。

看样子也就十八九岁吧？他嗯了一声。反正十八岁就是成年人了，你知道成年人犯罪意味着什么吗？他不吱声。她叹了口气说，姐姐保证不报警，就当破财消灾，这是命，我信了。他紧盯着她的眼，试想从里面寻求破绽。目光深陷，盯得她有些不自在起来，催促说，你快走吧。他摇了摇头。我都说了不报警了，你怎么就不信呢？他仍不说话。你这小孩。她装作嗔怪的样子。你赶紧走吧，你刚才弄痛我了，我要去看医生。

她坐起身，不经意间，他瞥见她手腕上有道隆起的疤痕，如一条柳眉。你割腕过？她将手腕遮住，没有回他，脸色一下变得异常难看。

能给我一根吗？她说。他诧异地望她一眼，将刚点的烟塞给她。你想怎样？她说。不晓得。他看起来很沮丧。眉眼间透着几分茫然。你为啥不信我？她说。你肯定会报警的。那你要怎样才能相信？不晓得。他说。

两人都沉默了。闷声抽着烟。他焦躁地望了她一眼。目光飘浮着糟糕的选择。

千万别干傻事。她冷冷地说。你家里还有人吗？他点点头。快到年底了，你父母还等着你回家过年。你就不为家人想想？她说。

谈到家人，他显得不耐烦了，别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弄死你？他露出威胁的目光。

她不为所动，弄死我，你也逃不掉。

他抿着嘴，故作深沉，望着她，你怎知我就逃不掉？语气充斥着—股子不服。她瞥了他—眼，长长的烟烬不堪重负，拦腰截断，落在鞋面上。他望了眼茶几上的标致车钥匙。她眼眸倏尔闪过—丝蹙悚。他将车钥匙抓在手里，问车停在哪儿？她沉默了。他威胁起来，不说我弄死你。

车就在地下停车库，你顶多能逃二十小时。她平静地说道。少啰唆！他挥挥手打断她，目光直勾勾地伸向她，她—下反应过来，衣不遮体的，刚想说的话，全又咽了回去。我能穿上衣服吗？她说。他冷冷地看她，没作声，也没反对，算是默许了。我要去里面换……你刚太用力了……我衣服都被你扯烂了。他去里面卧室观察了—番，三十层的高楼，透过飘窗，外面是暗灰的海，没有逃跑的可能。他警告道，进去吧，别关门。关门我也不怕，这种门都是纸板压的，经不起我—脚。

我不关。她进去，将门虚掩了。

那是一只非洲灰鹦鹉，关在鸟笼里，长着一张珊瑚红的长喙，配着金属绿和灰褐相间的羽毛，朝她喊道：“小鹿，小鹿！”他被响声骇了—跳，以为来人了。要不是它叫唤，他压根没留意客厅还有只鹦鹉。在他发蒙的时候，卧室的门砵的—声关上了。他反应过来，飞奔过去，推门，门被反锁了。他很生气，如遭背叛，狠狠踹了—脚说：“开门！”里面没有回响。他呼的又是—脚踹去，

门板颤抖了下，很快踹出一个凹洞来。力的反作用力瞬间传递至脚指头，痛得他龇牙咧嘴。鹦鹉像通人性，在客厅快频率地喊着：“小鹿！救命！”他恼羞成怒，转朝它奔去，撕碎鸟笼，逮住鹦鹉的翅膀，朝她喊，再不开门，我就宰了它！鹦鹉不叫了，发出凄厉的哀鸣。片刻的寂静过后，他听到里面传来的抽泣声……别伤害它……我出来了。她站在他面前，眼含泪水，哀求说，求你别伤害它。让你妈跑！他手上加了把劲，鹦鹉和她几乎同时叫起来。求求你把它还我，我再也不敢了！他瞥了一眼，将鹦鹉丢到她怀里。她忙不迭地抱住鹦鹉，像安抚一个婴儿。为什么它会喊救命？他说。它学我刚才的。学得还真他妈的像。它是只聪明的鹦鹉，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养了好几年了。

窗外最后一点光线也裹进浓墨般的夜，椰影消失了，天彻底黑下来。欲望的闸门关闭，理智重新归位，情况却看起来比刚才的还糟。他去厨房找来一把剔骨刀，朝她比画，你再敢搞小动作，我可真对你不客气了。她不吱声，低头抚弄鹦鹉。他们重又坐下，情势再次陷入僵局。他更加不安了，狠狠地抽烟，抖腿。

它刚才叫你什么来着？小鹿。她说。你叫小鹿？她点了点头。他沉默着，站起身踱步，想到什么，突然停下来，冷冷地瞅着她，你保证不报警？她说是。我为什么相信你？你老公呢？她愣了下，摇摇头说，我还没结婚。男朋友呢？她脸上的肌肉突然一阵剧烈的跳跃，轻轻摇了摇头，说我也没男朋友。那家人总该有

吧？他愣头愣脑又问了一句。她又摇了摇头，一丝尖锐的痛苦在眼中燃烧，脸色霎时变得苍白。那你怎么一个人跑这里来了？他不可思议的样子。她呻吟了一声，双手抱着头，缓缓蹲下来。凄笑说，无所谓了，都无所谓了，这么多年，谁在乎过我的死活？还不如这只鹦鹉关心我。仰起脸，两眼噙泪，泣不成声起来。

这诧异的一幕让他深感震惊。他没料到刚才的话竟让她蒙受如此大的刺激。情绪崩溃的女人，双手抓着头发，肩胛骨阵阵抖动，发出刺耳的尖叫。他吓得不敢，没料到情况会瞬时失控。她哭的样子有些难堪，让他极度不适。他搞不懂她怎么了。刚才没哭，聊天倒哭了。女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管不顾，一气哭个痛快。他手足无措地傻站着，不知该怎么办好。

你不是要回老家吗？我跟你走。她终于收住哭声，到了岳阳，你把我放下来，我们正好顺路。他诧异地望着她，想这是什么话啊，她跑都来不及，还敢主动跟他走？她红肿着眼，见他不信，显得不耐烦起来，又重复了一道。

你带不带我走？

眼前的女人完全超乎了他想象。他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哪儿触痛了她，以至于情绪刹那间崩溃。

我好久没和家人联系了，再不回，他们真当我死在外面了。她揩了把眼泪，清了清嗓子，转而充满期待地望着他，等他回复。你有毛病吧？！他说。她扑哧笑了一下，突然爆发出一阵深沉的

笑声，说没错，你讲得对，我就是有毛病。我没毛病怎会来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这辈子算是完蛋了。我迟早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今天不遇见你，也会遇见别人。我真不怪你。你带我回家吧，我很久没回过家了。我有些想家了。他凝视她的脸，意识到也许那是她真实的想法时，一阵莫名的忧惧蒙上心头。这也太荒唐了。他摇了摇头说。

不带我走是吧？那我报警，告你强奸、抢劫，每条都是重罪，都够你吃半辈子牢饭。你真让我带你一起走？她点了点头。

他不可思议地望着她。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她说。她直直地盯着他，一副认真十足的样子。那目光让他一阵胆怯。这世上怎还有这样的人？他心里莫名泄了气。转而哀求她，我错了，你放过我吧。他哀求得越多，越觉得希望的焰火在一点点坠落、熄灭，最后连他自己也动摇了。有那么一刹那，他只想夺门撒腿就跑。你不是担心我报警吗？你带我走，否则我就报警，我记得你的样子，你跑不掉的。她似听非听，每一句话都像出膛的炮弹，直击心扉。

看情况，不带她走不行了。那你路上不听话怎么办？他终于顾虑重重地说道。我保证全程都听你的。我要是不听话，要杀要剐，随你便！她突然朝他伸出双手，做束手就擒的动作。他想她疯了。

昏暗的地下停车场空无一人。那辆白色标致408停在角落里。

他摁了下车钥匙，车灯眨了眨，像在召唤他们。她全程都很配合，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甚至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好像这事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跟她无关紧要。她过度的顺从，反而让他心里有些发毛。在他犹豫的时候，入口驶来一辆小车，车光远远地探了过来。他慌忙用刀抵着她的背。女人的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你敢玩花招，我就弄死你。他悄声警告说。那辆车隔着他们几个车位停了，下来一对夫妇，去后备箱拿东西。他紧张得直发抖，屏息凝神地望着那边。要是她舍命一喊，他就算完了。他心中涌上无数道糟糕的闪念。漫长的等待中，终于听见后备箱关闭的声音。他瞥了一眼女人，她神色安然，像早就打消了妄念，顺从得像只绵羊。那对夫妇拎着购物袋，一前一后朝车库那边的电梯口走去，车库又重归寂静。

她一直抱着那只鹦鹉，一刻也不分离。带上鹦鹉，是她唯一的要求。我必须带上它，离开它我会死的。她平静的目光中透着一股坦荡和坚持。它叫怎么办？我不会让它叫的。她肯定地说道。

用黄胶带封她嘴时，她粲然一笑说，非得这样吗？他迟疑了下说，你什么意思？她轻叹道，没什么，你要封就封吧，上个星期，市公安局局长还送花给我，要请我吃饭，想包养我呢，如果我真想那样，抓你分分钟的事。他愕然，说市公安局局长说要包养你？她说是啊，抱着鹦鹉，乖巧地躺进后备箱。尾箱啪的一声合上了。

车祸

车沿着海岸线蜿蜒往西，接着笔直朝北开。路边的瓜棚透出昏黄的灯光，蹲守的小贩不停朝过往的车招手。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热带水果的味道。拐上高速，车流逐渐增多。一路旖旎的风光终于被抛掷身后，他呼吸到了一股熟悉的亚热带气息。如果一切顺利，天亮后就将到达洞庭湖旁的故乡，一个叫雷击阡的小村庄。

这是小耿第一次开小车，也是第一回上高速公路。以前他只开过父亲的小四轮。他的车技，是上初三那年父亲手把手教出来的。父亲最早开拖拉机，后来砸锅卖铁，换了台二手福田小四轮，各个乡镇跑，赶集时拉人，平日运货。一家四口人，就靠这辆小四轮活命。二手车，小毛病多，加上乡村路况又差，运货时